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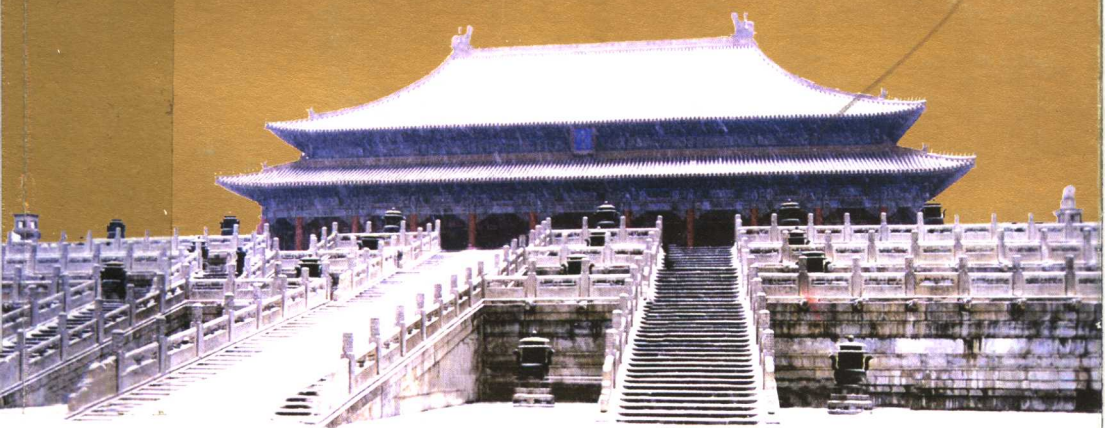
繆振鵬 / 著

下册

作家出版社

明朝二帝秘录

崇祯亡国记



I247.5/141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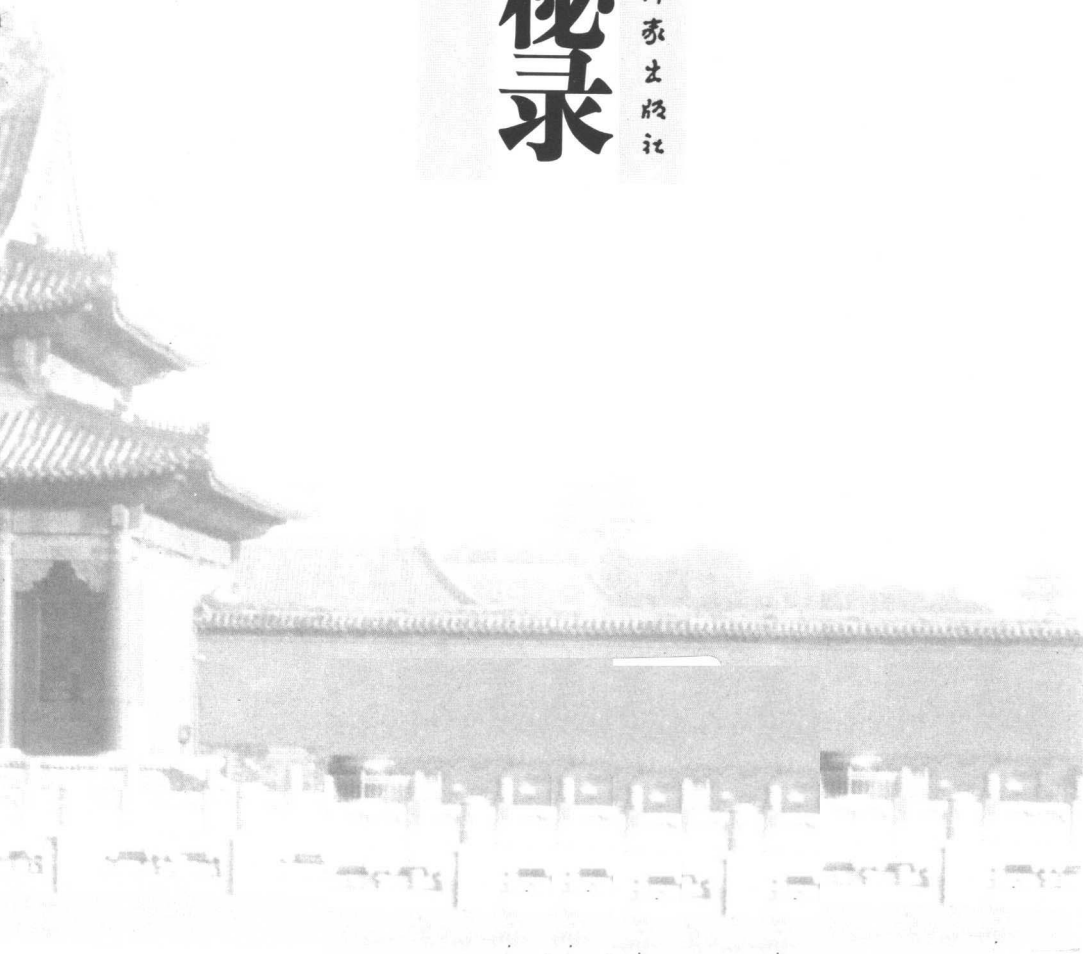
2007

繆振鵬 / 著

下册
作家出版社

明朝二帝秘录

崇祯亡国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朝三帝秘录/缪振鹏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63 - 4150 - 9

I. 明… II. 缪…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882 号

明朝三帝秘录

作者: 缪振鹏

责任编辑: 王 忻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校对: 刘学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600 千

印张: 39.75

插页: 6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50 - 9

定价: 58.00 元 (上下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崇祯亡国记

前 言	(3)
-----------	-----

第一章 熹宗初政，邪正分庭	(16)
---------------------	------

熹宗昏慵，客魏擅权，大狱陡兴，忠臣殆
尽，亡国之兆。

移宫案起，党争复燃	(16)
-----------------	------

祸起萧墙，客魏擅权	(30)
-----------------	------

权奸互结，大狱陡兴	(47)
-----------------	------

第二章 一波三折的辽东战守	(59)
---------------------	------

建州军羽翼丰满侵辽东，明廷魏珰掌权逐忠
良，明军节节溃败，边防连连告急。

辽沈沦陷，再起熊廷弼经略辽东	(59)
----------------------	------

经抚不协，再误封疆	(73)
-----------------	------

孙承宗力挽危疆，功败垂成	(101)
--------------------	-------

第三章 袁崇焕受命巡抚宁远 (135)

袁崇焕临危受命率诸将宁远、锦州大捷，但功臣不得尽其封，将士不得尽其赏，失人心而埋祸根。

袁崇焕力挫努尔哈赤 (137)

用间与和谈及袁王抵牾 (146)

南线牵制问题——毛文龙在辽东战守中

的作用 (151)

宁锦大捷，袁崇焕再遭摒弃 (159)

第四章 崇祯初政的风风雨雨 (167)

朱由检锐意拨乱反正，铲除魏珪，重用崇焕，然朝廷积弊已深，终只是劳而无功。

朱由检拨乱反正，劳而无功 (167)

风云突变，再起袁崇焕督师辽东 (192)

第五章 建州大举入侵 (218)

袁崇焕下狱处磔刑，孙承宗收复四城遭夺官，皇太极大举入侵，辽东遂成亡国大患。

京城保卫战，皇太极计害袁崇焕 (218)

孙承宗督理兵马收复四城 (234)

第六章 风雨飘摇中的崇祯政权 (253)

清军入关在即，李自成所向无敌，明政权土崩瓦解，朱由检抱恨殉国。

周延儒、温体仁辅政，明政权成土崩瓦解

之势 (253)

杨嗣昌入主兵权，明政权面临穷途末路 (270)

朱由检抱恨殉国 (282)

崇禎亡國記

前言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逝世，给后人留下一个比世宗朱厚熜更难以收拾的乱摊子。即位的皇帝光宗朱常洛比穆宗朱戴垕更加庸懦。朝廷大臣中没有像徐阶、高拱、张居正那样有才能，有抱负，有魄力的大僚。说来巧合，光宗和穆宗都在继承皇位前得不到父皇的眷爱，随时都有被废黜的危险。穆宗不是以太子的身份登极，而是以诸王的名分继立。但他到底受过几年正规的教育，辅导他的都是才华出众、威望颇高的高拱、张居正等。而光宗虽为皇长子，直到十三岁还没有受到正规教育。万历二十九年(1601)立为皇太子后，讲读时讲时停，东宫侍班虽然也列名许多人，辅臣如叶向高、刘一燝、韩爌，侍讲如焦竑、郭正域等人，或有名无实，或接触时间不多，影响都不甚深。作为皇长子，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1586—1601)这十五年间，为继统问题无时不在受到威胁，既乏父爱，又得不到久遭冷遇的母亲的抚养关怀，使他养成柔弱自卑的性格，无所作为地虚度了二十个春秋。皇太子身边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是伴读王安。王安，安徽县人，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司礼太监陈矩把他推荐给神宗皇帝，令他当皇长子的伴读。在诸阉中，他属于正派。皇贵妃谋废太子立自己的儿子，派党羽搜集太子的过错，他善为调护，不让他们得到什么把柄。及挺击事起，罪犯张差供认受指使，供出太监庞保、刘成，词连郑国泰。皇贵妃心里害怕，神宗要她自己向皇太子解释。安替太子草令旨，释群臣疑惑，以安贵妃，神宗读了很高兴。光宗即位，擢他为司礼秉笔太监。安用他的客卿汪文言，助光宗在短短一个多月，遵遗诏施行了一些善政。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

等，都很器重他。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即位，九月一日逝世，在位仅一个月，在神宗逝世后，只活了四十天，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成了鲜明的对照。光宗为什么生命这样短促？自然有许多原因。从他本人说，他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十四年国本议起时，他才五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她和郑皇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东宫时，他已二十岁，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预闻国事，内心苦闷可想而知。这时的宫廷内一片乌烟瘴气，惟一的安慰只能接近一些姬嫔。成婚后二十年中，生了七个儿子、九个女儿，大部分都在幼年时夭折。他自己兢兢业业地过活仍时遭厄运，“妖书、巫蛊、挺击”诸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致使他多愁多病，性格十分内向。从神宗逝世至登极前后，既劳于服丧，又劳于登极大典。在封建制度下，帝王丧礼及登极大典，礼节繁缛。即位后又日理万机，国事千头万绪，自然会影响健康。外间传闻，皇贵妃自废立阴谋连遭外廷反对而未能实现后，新皇一即位，她即要求遵遗诏封太后，又不成功。为自保计，她改变手法，选艳妃八人，日夕侍候，有心斲丧光宗的元气。此说虽出传闻，但见于朝臣奏章及史籍记载中。后来杨涟为了怕有损君德，疏言出于崔文升有意散播流言，为自己乱用药掩护。以明朝后宫的淫逸，这一举措正是后宫窃权搞阴谋的一种手法，应该是可信的。不管怎样，光宗到底以过早夭折结束了他短促的过渡王朝。

光宗在位的时间这样短促，到底他是怎样一个皇帝，很难妄作论断。《光宗实录》说他：“青宫养德，为日弥深，闾閻之疾苦既所周知，边塞之安危靡不洞悉。”这话虽然有一些过誉，但也有一定根据。一般说来，光宗在后庭及东宫没有权势，生活奉养远不如福王，比较容易了解民间疾苦，能听到当权的人不容易听到的言论，也容易接受。这时天下的形势怎样呢？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于神宗临终前上疏言：“今日事最亟者，顾募兵之不必应，应而复逃；调之不必至，至而复逃，今天下之兵末可恃也。且甚急莫如饷，天下无一岁不旱涝，亦无一地不旱涝，淮南之三十万不苦于粮，而苦于船；山东之六十万苦于船并苦于粮，数千百之生灵试于风涛礁磧间，国固有灵，人谁无怨，今天下之食未足恃也。皇上所以有其民者

有其心也。白莲、无为之教，蚁聚蜂屯；绿林亡命之雄，鸱尊虎视。未敢深言，不胜深虑，天下之民心不可恃也。即以财用而论，积而不散，既同朽蠹，用之不经，复类泥沙。饷之边者，成百成千，不必三军之腹；攫之市者，一倍几倍，半多九尾之囊。制驭瓶罄垒耻，共嗟巧妇之炊，拯溺救焚，总无终岁之局。曰劝输，曰开纳，夫已存乎其人；曰挖库，曰巢食，何以继乎其后？惟一鼓铸，为自然之生息，莫应燃眉；惟一兴屯，为长使之谋，犹同筑舍。诸臣计无所出，惟加派而已矣。谓众轻似易，而屡易斯难；谓事已即停，而停于何日？奉者非人，行之无状，殷鉴不远，良可深思。臣故曰今天下无一可恃者此也。”^①这个奏疏所陈述的虽是军需一事，而朝廷官吏腐败，已不难举一反三。疏上时神宗已病危不能阅览。处境虽如此，光宗在即位后一个多月，仍施行了一些可以使海内欣然相庆的措施。

一是遵遗诏及切身经历，命及时册立皇长孙入学；瑞王、惠王、桂王各择善地，早日就藩。这事执行起来不像他自己册立和福王、裕王就藩那样困难重重，总算了却一桩心事。这样多少可以避免一些宫廷内骨肉之间的矛盾。二十多年来国本之争，在他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二是补官和起废。诏书称：“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次考选及拜散官科道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诬误诸臣酌量起用。”神宗逝世前，内阁大僚只留下外柔内险、庸劣无能的方从哲一人，遵诏除方从哲依然留任首辅外，先后补授史继阶、沈淮、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六人，还有前首辅叶向高也在征调未到中，部院大僚陆续迁调补授：改工部尚书周嘉谟为吏部尚书，改兵部尚书黄克缵为刑部尚书，户部仓场尚书张问达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升三边总督张鹤鸣为兵部左侍郎，湖广巡抚徐兆魁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吏部尚书周嘉谟奏请乞恩录用山林诸臣奉旨下部苗议推用，又请补用、考选散官科道，也奉旨遵诏补用。其考选候命，在神宗朝有迟滞至七八年不用的，不旬日间次第俱下。朝廷内外，弹冠相庆，欢声一片。神宗于补阁僚及部院大僚十分慎重，凡不合他意愿的虽贤不用，对于科道及诸部属僚则有意抑制，而现在

① 见《熹宗实录》卷一。

光宗处不仅补足，甚且出现超员。朝臣各保所党所亲，鱼龙杂沓，充斥庙堂。神宗抑制多年的言路，又人多嘴杂，议论繁兴，不可抑止了。《明史抄略》论此时的滥起复说：“吏部尚书周嘉谟开例，起用昔年为国本建言得罪诸臣三十二人。”科臣周朝瑞言：“尽人而起之，犹恐偶遗，即日而起之，犹为濡滞，就使疲癯羸（即病残老朽）均宜沛之宠异，以俟其自陈。”“由是废闲皆起，一寺贰卿至十余人，几于貂禅盈座。”^①起废之滥，正好与神宗斥黜之多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事中韩继思奏选贤枚卜（推选阁臣用问卦决定取舍的方法）事说：“劳于求贤乃人主之盛事，慎于选择，尤延揽之深心。今起废以次行矣。守纪纲而率资性与工反复而趋奉附和者，才具自明。大贤大用，小贤小用，果不肖则亟弃之，则贤哲不滞，下僚不肖，不至杂进矣。”^②这个建议，颇有一些针对性，但没有得到反应。起废原是好事，但是滥起废以至良莠不分，埋伏后来党争再起、庙堂议论纷繁的祸机，则是变好事为坏事了。

三是罢天下矿税监的诏旨，得到遵行。神宗末年，在朝野压力下，已下诏罢矿税，召回矿税使。但许多税监以种种借口，赖在地方不走，继续为非作歹，神宗也乐于继续收受金银珠宝的进献，睁一眼、闭一眼，诏书并未得到彻底地遵行。现在时移境迁，光宗对矿税使的横暴，在东宫时已深知痛疾，尚留地方的税监张华、马堂、胡宾、潘相、邱乘云等都奉命召回，不敢违抗。所在地方百姓欢欣雀跃，这应该说是他的一桩善政，至少他不像神宗那样好货。

四是各个衙门现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释放。神宗时，因刑部都察院严重缺员，各案犯一送入法司，除特大案件外几乎无人关心审理，有不少无辜被关押的，如石沉大海，无出头之日。官吏如咸宁县满朝荐被害下诏狱，一关就是十年。地方缺员也和朝廷一样，全国冤狱何时澄清查是一个问题。有这样的一个诏旨，多少总能解除一些人的冤苦。

五是接纳易应昌等大臣的积极建议，三日之内，两次发帑金各一百万两充军功犒赏，这在神宗时是想也不敢想的。神宗对边防用度也很慷慨，但

① 吕留良《明史抄略·贞皇帝纪》。（以下作者略）

② 《明史抄略·贞皇帝纪》。

只嫌国库的慨，内库帑金还是轻易不肯发放的；这说明光宗对边防的关心，对内藏充积而国库空虚有一定的认识。

一般说来，不论怎样平凡的皇帝，刚接位时在大臣的扶掖下，总要执行一些善事，武宗、世宗、神宗莫不如此，光宗也不例外。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王朝，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他的早逝，却带来不少问题，“移宫”、“红丸”两案，与“挺击”合称三案，影响之大，危及明朝国祚。此是后话。

这时辽东边防是全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一兵饷，二人事，都相当棘手。论饷，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言：“辽左用兵，仰屋日久，计穷于事例，力竭于加派。太仓岁入不过三百六七十万，九边年例旧饷三百八十九万，而在文武俸禄库局等项约四十万不与焉。自建虏发难，兵马钱粮俱出创设，加派原非得已，但外解不谅，任意迟缓；而分用者又不谅，任意图便。今按自四十六年（1618）至今年（1620）七月，辽饷共八百万有奇，辽左除本色外，用银几五百万。即岁得加派完全，仅四百万，搜罗已穷。”^①光宗接纳易应昌等大臣的建议，二次拨帑金各一百万，可谓相当慷慨。这些钱又是怎么用的呢？据户部报言：“各边兵共八百六十余万，议以六成供稿，四成供赏。”即全部都发给士兵，每人也不过二三钱，而事实上绝大部分都落入官吏将官私囊，丝毫未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山西道御史冯嘉会疏言：“九边将领沦胥（陷溺），组翰污隆（文官腐败），剥削公行，冒破取利，月饷时克，隐军扣粮，至贪帅掠地皮，将军作饥虎，致军士衣不盖体，菽不厌口，愿奔外夷，以为乐土也。当此征兵加派，所在驿骚，欲得军民效命，须惩将吏之贪顽；欲惩将吏之贪顽，须严加耗侵饷之罚。”^②当军情紧急时，各边特别是辽东，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无底洞。贪吏欲壑难填，人民苦于供馈，而士兵不免于饥寒。这样的军队如何能英勇杀敌！《光宗实录》有段记载说：“辽边告警，兵部募兵之使四出。初差部官，继遣科道，然皆费差便省覲而已。”就是借出差报销公费，而事探亲或观光的意思。“而所过驿递骚动。兼以京师游食妄效计划（胡乱出谋划

① 谈迁《国榷》卷八十四《光宗》。（以下作者略）

② 《光宗实录》卷一。

策)煽动缙绅,某处有兵,某所有将,当事者不察,轻为建白,部悍言路,唯唯题复。游食之辈,附会差遣,金钱靡费,索诈百端,至于有司逢迎意旨,计无所出,徒责里甲,计户出丁,而丁皆愿募他兵,不由土着,中途逃散,仍责本籍勾赏。乃至市井无赖视为骗局,壮丁点孱弱代更,究竟边塞无兵,徒兹纷扰。”^①《明史抄略》也说:“时辽左用兵,取盈十八万,调拨各镇省精锐充之。应募多市人,而统伍半为老弱,纪律素宽,骁悍竞起。袁大有督镇兵至昌平,一夕解者七百余人,所至流劫,招之不回,捕之无策,至捕官李承芳见杀,叛形成矣。”^②又引给事中王继曾疏言:“辽阳饥荒可忧,内地冒破当议,冒破有二:一曰招募之兵,每募一人,安家银官克八钱,强者如募,弱者候门顶买,已更姓逃回,复烦勾摄。”谕德张鼐议赈恤,谈辽东情况说:“自辽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无了局,民无息期。征调络绎,百屋昼惊,则有援兵之苦;兵符大违,派户千丁,募丁而逃,里排则有募兵之苦;荷戈忍饥,亡命山谷,彷徨无归,弯刀相聚,则有逃兵之苦。”又言:“出山海关外,其萧条风景,即同鬼方:塞草连天,膏腴芜秽,民安有田土……”^③以下历诉人民之疾苦。这些情况说明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只从军事上考虑到实行四路屯兵以守逼敌的计划,须用兵十八万方可济事,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调集兵员是如此困难而多事。如果用戚继光的办法,只先调浙兵三千树立榜样,然后逐渐增至九千,就地训练蓟兵,得九万锐卒,以固守辽藩,两相比较,利弊得失立见。何况今日处境远比戚继光当日为难,廷弼虽有雄才大略,知兵亦能用兵,终不及继光亲历行伍多年,在世宗末年复杂环境中有政治斗争经验,又得到张居正、王崇古、杨博等大僚的支撑,能深思熟虑,不轻易招惹谤议,把精力用到练兵防务上,故处境迥异。虽然如此,神宗用熊廷弼经略辽东,算是选得其人,尽管朝廷中有不少人攻讦反对,直到临终,他也没有改变主意。光宗即位,也十分关心辽东边防,慷慨地拨帑金二百万两犒赏将士,但已无补于大局。由于大批起用言官,他们门户之见甚深,各立山门,为私利互相攻讦。辽东防务,成为众矢之的。

① 《光宗实录》卷一。

②③ 《明史抄略·贞皇帝纪》。

前述对熊廷弼深怀不满的姚宗文、刘国缙、冯三元、顾造等，攻讦不遗余力。御史冯三元上疏论他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一是“开铁被陷，遗禾满野，窖积场积，廷弼不急收保而弃之以资敌”；二是“中国之长惟在火器，几万之资，一朝而尽，曾无防闲”；三是“金复告急，廷弼不救，坐使奴去心腹之御，我失肩背之助”；四是“健儿不以御侮，而以浚壕，行五不以习击，而以执土”；五是“沈阳之犯王大臣屯之役，贼来听其蹂践，贼去而谬曰堵回”；六是“所云据有害，走守屯集也，乃数十人一屯，数百人一聚，如以蛇啖蛙，相次俱尽，何益之有”；七是“辽人可用而不用，矿兵可用而不能，以噎恶食”；八是“自古之善用兵者莫如王剪之六十万，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请疏者，合剪三分之一矣，有奴之地有三分之一否？据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而无用多之才。”这八点论讦多夸张事实，或无中生有，或歪曲真相，更进一步，以“请兵请饷有要不要辽之词，以为要胁；辽左诸将皆一时之极，而不能用，以为无人；兵未集而言纸上之兵，兵已集而言无可可用之兵。”这三点罪在欺君。最后说：

“不罢廷弼，辽东必不保。”^①廷弼读疏愤极，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御史张德修、刑科给事中魏应嘉又连疏论劾。疏下廷议，没有人敢为廷弼申辩。君子如左都御史杨涟也疏论廷弼说：“边警日闻，人言屡至，既不能以全副精力誓清丑虏，当即缴还尚方剑席蒿待罪，不宜效近日顽钝行径。至于庙堂之上，亦当焦思边计，博采群谋，择一得当之人，宁议而后用，无用而后议：宁储人待用，无待用寻人。”^②朝议从吏部尚书议，罢廷弼听勘定夺，仍令料理候代。再升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袁刚从永平道按察史升巡抚）。廷弼在候勘中，对冯、张、魏的诬陷很不服气，连疏论争说：“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三元、修德、应嘉又连章极论，廷弼上疏为自己辩护说：“自去年开、铁连陷，辽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谋欲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速来。今内外巩固，壮

①② 《光宗实录》卷一。

哉一金城汤池也。去年无车牛，脚夫运粮，臣与各道处办本地牛三万余头，车至三万辆，昼夜赶运，而军中始足粮草。三路复（覆）没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臣调宣大匠役改造，又增造火炮数千，枪炮一二万；而军中始有器械，采桑削竿，买角易斤，各镇弓箭匠，昼夜制造，而军中始有弓矢。又调各镇木匠，旋造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车安灭虏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枪炮之类，无所不备，而军士始有攻守具，自斩贪懦三将，而将知畏，斩叛逃数卒而卒知惧。不时捆责不喂马、不操军者而营伍知收拾。寒夜有赏，久戍有赏，时节有赏，而军士知鼓舞。去年西虏驻讯怡奔地，日肆劫夺，自丁字泊斩捕以来，再从阵擒活虏送抚奠二十四营酋长，而始各就戎索，自沈奉各戍重兵，贼遂为所缀，悉众与我对垒，不敢西窥辽阳，南窥南卫，东窥宽甸。至于近边零落村屯，势自不能无抢掠，我固无如贼何，而时形格势禁，贼仍无如我何也。”^①廷弼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在战备上做了许多事情，且不说修城池壕堑。此疏用活生生的事实驳斥了冯三元的谎言诬蔑，得旨劳能议论自不相掩，俟勘明定本。

到九月一日，光宗不幸早逝。而以袁应泰巡抚辽东的任命已于甲寅（八月十五日）下达。九月初五日建州趁熊、袁交接之暇，出兵陷十三山寨，这一山寨住民兵不下三万人，山上有小城，建州先后多次来攻都不下，遂绝要害令自困，已坚守八个月，到这一天，因外援不至陷落。这时熊廷弼已不视事，诸臣仍攻讦不已。十月四日，袁应泰就任辽东经略。五日廷弼再上疏求勘问言：“辽自三路复（覆）没，再陷开元，臣始驱羸卒数百人，踉跄出关，行至杏山，而铁岭又报陷。当是时，中外汹汹皆谓辽必亡，若不能以日待，而今何以转危为存，地方安堵，举朝帖席而卧也。此非不操练，不部署，不拊戢，专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惟是臣之操法，与向来异。向来地方操练，但合营、装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将官教演非但每军面试一回，不过三万人而已云焉，臣则不然。每将令于城外各择一区以为教场，如官兵千人设四十队，每队二十五人，设一燕儿窝而立于其下，就本队中择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骑射枪炮俱然，仍令彼此主客互逐，队与队逐，熟而

① 《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

合于总；总与总逐，熟而合于哨；哨与哨逐，熟而合于营。臣尝谓以督抚操军不若以将官操军，以将官操军，不若以军自操。人但见臣不恒亲下操，又尝外巡，遂谓臣不操演；如臣不操间住，兵将何用？是必不图灭贼，不图性命，居家然后可，而臣复何心？盖此议起自去秋。臣初任时见赞划（刘国缙）新兵无用，拨供采草、砍棍、挑壕等役，赞划见其军多逃，遂倡言军士做工不得操演以自文，而阁臣因为之广其传以至今。此兵马不训练之说也。至谓拥兵十万余不能大人大创、小人小创，斩贼擒王而殃民地，为狡虏所笑者。第斩贼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将，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须总兵、将官、兵马得力，才能济事，今总兵中惟贺世贤略短取长，敢于阵战；侯世禄精悍而初临大敌，刘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战阵非所长；将官惟尤世功、朱万良等为军中白眉（指同类中之优秀者），求大将如前刘健辈，诸将如梁汝贵、徐九思辈已不可得。而各镇兵马又皆四五屡迁之余，无一非敝贼下驷者，发马总兵将官皆力辞不受。川兵、土兵、毛兵，心虽齐，法虽整，亦强弱参半，而平原旷野不能与战骑相驰逐。昨通查各兵员，虽有十二万之数，而实在堪战者，除川、土、毛三项不挑外，期于挑选精壮十不得二三，余无奈只得令充城守、采草、放马以及火兵之役。至于马匹损瘦短少，更不待言，今言者第见辽中今日被臣收拾后之人情光景，遂谓援兵陆续出关，必一一可战而不能战，以为经略罪。而抑知乎兵马之不能战以至此极也。令箭催而将殒命，马上催而三路溃师，臣于今日何敢轻率？如欲大人大创，小人小创，为斩贼擒王之事，且将各精兵再调三四万，成一西北边势，各藺各土兵调一二万，成一川土兵势，然后进取亦未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①疏上，科臣魏应嘉、台臣冯三元、张修德复极论之，说：“硬口饰辩”，有欲罪以靡耗失事的，有欲罪以托病脱卸的，有欲罪以捏造逆榜的。廷弼请以三臣行勘，得旨：“科臣魏、冯、张与熊廷弼屡相奏扰，若不速勘，无以明功罪，即着应嘉等前往辽镇，会同彼处抚按勘明，以实具奏。”以告状的人勘告状，这是史无前例的。浙江道御史吴应奇上言：“辽事自宜勘，勘官必当另令遣。”以述旨擅减三字为不敬，遭谴责。兵科给事中杨涟也力言不

① 《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

可。辅臣方从哲也说：“从来勘事，必身在事外乃得公平，欲以言事之人即勘所言之事，即一一得实，诟肯降心俯首，彼此争执，归结无期。”得旨：著部院公举风力科臣一员，前往辽东会同经略（袁应泰）抚按官作速从公从实勘明回奏，听朕裁处，与勘诸臣不得再来渎扰。”户科给事中张国祥上言三事，其一言定将略说：“熊廷弼辽左修筑、开浚、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尽以为非，借使少调无用之兵，少靡难处之饷，不至废敝闾左以为根本扰，迟之数年，虽未能成功于剿，亦可收效于御。惜其志大才疏，气高量偏，诸臣论议无剩义，奉旨行勘，毋容再赘矣。惟是有识所虑者，经略更易之际，乃敌人乘衅之时，正宜聚精会神经理防御，而三臣并出，文移旁午，毋乃懈军心以长寇志乎？”^①似是说了一些公道话，特别提出经略更易之际，乃敌人乘衅之时，颇有先见。廷弼在回籍听勘中又上疏言：“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廷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不敢复言。比及臣收拾甫定，而哄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事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一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应？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不从辄拂然怒哉！”^②廷弼这些话不仅触怒攻击他的人，也使一般朝臣感到不痛快，这是他在朝廷中处于孤立地位的另一个原因。

这次行勘历时颇长，直到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约经三个月时间，朱童蒙才勘毕上疏言：“廷弼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任事，至泰昌元年（1620）十月解任。其间奴贼入犯花城等山城、王大人屯及蒲河等处，被贼杀掳者共二十三处，不为无罪；至其城辽阳，城沈阳、奉集、虎皮驿、鸠工缮障，开河建闸，曾几何时而金汤鼎峙则不为无功。惟是廷弼因督责之太严，致流言载道，言官得之风听，遂以入告。乃廷弼胜气相加，殊非大臣之体。”得旨：“辽事会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朝廷用人方急，仍议及时起用，

① 《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

② 《明史》卷二五九本传。